

藏傳佛教在台灣----中心負責人的經驗分析

姚麗香

一、前言

有關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這項子計劃中，研究者除了對台灣的藏傳佛教中心作了基本的調查與整理外，最主要的成果乃是針對影響藏傳佛教中心發展的主要對象----中心負責人作深度訪問。在這些訪談資料的分析中，研究者發現不但有助於對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實質內涵與問題的了解，更能透過對這些宗教菁英的經驗分析，了解到台灣社會解嚴後新興宗教團體發展的另一波學佛熱潮所代表的意涵與其背後的原因。不過在處理中心負責人的經驗分析前，本文要先回顧之前對藏傳佛教中心所作的基本調查與整理。

首先，從中心的分布與組織來看，由 2000 年所調查的 110 個中心的統計資料，我們已大略看出，除了漢人上師獨立主持的諾那精舍外，只有 20 個中心是漢藏合作下漢人上師主持的，其餘 90 個中心（占 70%）是以藏僧為指導上師的道場。藏僧來台後的影響力與主導地位由此已經明顯呈現出來。由於初期主要傳法的漢人居士目前大多已圓寂，或歸屬於藏僧的傳承下，因此這類中心必然面臨轉型的需要。然而在中心或寺院的發展型態上，漢人上師主持的中心畢竟有其發展上的長處，除了容易與信眾溝通外，漢人主持的中心在地緣上較易穩定，因此不必擔心中心地點變動的問題。此外，這類中心部分也採取傳統佛教寺院的發展模式，利用社會福利的相關事業吸引社會大眾與信徒的認可和投入。

相對於漢人主導的中心，由於台灣的中心只是藏僧在外國弘法的一個據點，當然可能是最重要的據點，而他們的關注焦點仍是其流亡地各自寺院的发展。因此較重視台灣中心發展的藏籍上師可能一年來台一、兩個月，並派一、二位喇嘛在此長駐或輪駐，這類的中心約佔一半，比起八〇年代的情況，已經是很有進展了。一般而言，有喇嘛常駐的中心，在共修活動或法會的舉辦上會比較有動力，雖然多數的常駐喇嘛由於語言，以及能力上的限制，並不能真正指導信眾修法，但至少可以帶領共修，甚至到信眾家個別修法，祈福消災，多少有助於中心的發展。

至於中心在地域的分布，近八成集中在三大都會區，尤其是寧瑪派和薩迦

派，很多中心是九〇年代以後才成立的，對於這些新中心而言，選擇都會區的最大考量，莫不為了交通以及弘法上的便利，能吸引更多信眾參與，以及經濟上的考量—能募到較多的錢。如同某個上師所言：“弘法要在人多處”。然而這除了與成立時間的久遠有關外，也與教派的組織程度有密切關係，因為寧瑪派與薩迦派，不像噶居派和格魯派有組織，前者大多是獨立運作的中心，因此更需要在都會區發展，而噶瑪噶居派因有較完善的組織聯繫，因此中心分散各地的可能性就較大。但是，中心位於都會區固然有其便利性，也有相對的缺失，因為很多在都會的中心是租場地的，在經濟因素與道場適切性的考量下，中心的變動率較大，也會形成信眾的流動因素之一。

其次，從中心的活動內容來看，每週有定期共修的中心比例大約只佔半數，其餘的大都是每月的法會或齋供，甚至不定期活動。一般說來，初學藏密者比較會重視共修和參加法會，學習時間超過二年的則較重視個人的修法，因此，在大多數的中心，定期共修的參與人數並不多，而法會的參加人數較多，若有知名上師來灌頂的法會，則參加人數又更多。雖然各中心的灌頂法會都是上師來台時密集舉行的，但來台弘法的喇嘛多不勝數，不同的中心隨時都有灌頂法會，因此，以灌頂法會的頻率而言，除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地之外，台灣可算是居世界之冠了。台灣信眾樂於接受傳法灌頂，而應邀前來的藏僧，上焉者出於悲心，下焉者為了投合信眾的喜好，獲取豐厚的供養，競相傳授各種灌頂，因而灌頂活動之盛，經論研習，共修活動之不重視，也就成了台灣藏傳佛教發展的另一特色。在接受傳法灌頂者眾，修法者少的情況下，表面上看來蓬勃發展的藏傳佛教，實質上似乎還是相當空洞。

以上是對於藏傳佛教中心的基本調查所得到的初步結果，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心的運作情況以及問題形成的原因，研究者深入訪談了六位藏籍喇嘛 一位漢籍上師，以及三十位台灣信徒，這其中包括二位出家眾及一位翻譯，除了一位蒙藏委員會的負責人和一位一般信徒外，其他都是現任或曾任中心負責人或幹事。不過在分析上，主要是以這三十位受訪者為分析對象，其他藏籍喇嘛和漢籍上師的訪談結果則作為參考。研究者原本希望了解中心主要推動者的看法，但也擔心在立場上會失之偏差，不過分析結果發現並不盡如此，中心負責人或出於對上師的尊重，或出於對佛法的真心護持，其所表達的立場固然不盡客觀，但並未出現研究者所擔心的皆偏向某一方立場的現象，因此，這些研究結果也就顯得彌足珍貴且具有某個程度的代表性。

二、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在這三十位受訪的中心負責人或幹事的基本資料分析上，由於研究者並未刻意作樣本特質的控制，因此受訪者的性別人數正好是各半，首先顯示出來的特質，與傳統佛教信徒女多於男的現象有相當大的差異。而在訪問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男性負責人的投入程度都相當深，而且具有較大的決策權，在心態上甚至把中心的發展當成事業來經營，這是否與藏籍上師皆為男眾有關係，亦或藏傳佛教的某種特質使然，則不得而知。

其次，在年齡的分佈上，就如同一般所了解的，以 35 歲至 50 歲之間為主，其中 41 歲至 45 歲左右的有十位，占全部的三分之一，35 至 40 歲的有六位，46 至 50 歲有七位，有五位年齡在 50 歲以上的大都是較早期接觸的，至於兩位 35 歲以下的受訪者則是協助中心某些事務的幹事。這樣的年齡分佈形態，與受訪者陳述藏傳佛教中心的信徒，大多以中年事業有成以及年青人為主的特質，似乎有相當符合之處。

至於教育程度方面，受訪者中大專以上的人數占將近三分之二，其中大學畢業的有十四位，三位碩士，二位具有博士學位；高中畢業的有十位，另有一位受訪者是佛學院畢業。個人無意從這樣的數據來作推論，不過這與受訪者大多表示接觸藏傳佛的信徒，普遍教育程度都相當高的說法，應該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個人的職業方面，有九位受訪者目前可說是全職的中心負責人或幹事，除此之外，其中有六位從事過教育工作，有三位從事或兼職卜卦堪輿，算是比較特殊的。其他的受訪者則從商、居公職或醫師皆有之。

有關受訪者之前的宗教背景，則除了有兩位明白表示之前沒有任何宗教背景，二位自稱是很疏遠的基督徒，即小時候曾受過洗的，以及兩位接觸過多種宗教，包括一貫道 妙天等，剩下的二十四位受訪者先前都曾接觸過漢傳佛教，或自稱略具顯教基礎，但並不深入，如案例 11 所言「我覺得我嗯表面上，表面上號稱他是個佛教徒」，或案例 19「-有皈依的話，就是結緣式的皈依，就是朝山的時候順便---皈依就是填個名字就這樣結緣」，以及如案例 30 的情況「我先學顯教，但只是有幾個月，我是看了很多書啦」，案例 30 認為，離開顯教的一個原因是她覺得她那個師父只忙於弘法。而值得注意的是有好幾位受訪者是接觸漢傳佛教道場一段時間，到處跑法會、跑道場，但總覺得定不下來，「-那時候比較出名的道場，大概都到處跑。---接觸了顯教十幾年」（案例 7）、「皈依之後。---然後我們就一直參訪---一到禮拜天就到各處去參訪。」（案例 8）、「我們那時候

就去到處去就是去參加念佛啊、拜佛啊，就接觸顯宗的」(案例 10)、「就在南投一個顯教道場打佛七啦！打禪七啦！---或到處聽啦！就是說都沒有什麼固定」(案例 15)、「好多年了。那學了之後，朝山啦、活動啦，只要我沒有聽過的，我就會去參加」(案例 20)。此外，也有在顯教學了一段時間，但覺得有所不足，可是也有一位受訪者深受其老師嚴謹的態度所影響，認為自己的顯教基礎不夠，不能冒然修法「那為了充實顯教基礎，所以一直留在顯教地方」(案例 25)¹。上述這些具有佛教背景者，大都在有因緣接觸到藏傳佛教時，就持續投入在協助傳法的活動中。

三、個人修法的經驗分析

在受訪者中，除了兩位年輕的幹事接觸時間較短外，其他基本上都已接觸五年以上，有十三位是在民國七十幾年接觸，可算是藏傳佛教初期在台弘傳的信徒。而有七位是民國六十幾年，藏僧尚未來台前就已先接觸藏傳佛教或皈依漢籍上師者，這些人不僅個人接觸時間久，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也是藏傳佛教中心發展的主要推動者，或對發展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對於這些身為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媒介和橋樑的中心負責人，在了解其對於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看法之前，先就其個人的修法經驗作一整理分析是有必要的。因此，以下將就受訪者個人的接觸因緣、修法過程與經驗、修法後的影響、個人在時間與經濟上的負擔、對家人的影響，以及與上師的互動等各項訪談的相關問題作一概略整理。

接觸因緣

在三十位受訪者中，事實上，半數以上的人是透過朋友或同事的介紹而接觸到藏傳佛教，五位是師長介紹或帶領進入的，兩位是透過媒體的報導或外面結緣的佛書而接觸，只有一位是自己透過各種管道找到宗教團體的。不過接觸的原因，有很多是在別人介紹下引發好奇後，才想要進一步深入的。例如案例 1「為什麼會有興趣，我也說不上來」，只是因為有認識的朋友，他們有參加這樣子的活動，因此「在那一種情況之下，會有想要去了解的這種心態」。案例 6「其實

¹ 藏傳佛教包括顯密二部分，受訪者實際上接觸藏傳佛教甚久，也受過傳法灌頂，只是在觀念上覺得顯教基礎不夠，所以一直沒有實際修法。

其次，在以下關於受訪者的訪問引文中，受訪者提到顯密的部份，雖然實質上是代表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之別，但為了維持訪問的原稿，因此均不作任何更改。

當時根本就是沒有特別一個，迷迷糊糊大家跟著他們就去灌頂」²。「就是很喜歡這樣跟著跑，---反正就是有車子，就一群人這樣子到處跑」³。「因為我們銀行同事有的是寧瑪巴的。---所以，我那個時候有那個機緣，我就接觸這個噶瑪噶舉傳承」(案例 24)。不過案例 24 表示，他一接觸就很喜歡，因為有修持的法門、修持的方式、連修持的儀軌都有。當然好奇心大多數是介紹者所引發的，例如案例 10「有嘉義的人來，然後就介紹，跟我們講說喔那個喇嘛什麼很，意思就很神奇呀。---然後有一些功夫很好啊什麼」，和案例 30「他就跟我說，我師父，修的很好啊，他常常跟我講」。而在接觸的當時，仁波切所給予受訪者的感受，也是吸引人想要進一步參與的原因，「因為仁波切跟我一見面這樣子接觸，我那個心理的感受啊，相當舒暢，感覺很好，這樣子」，因為初見面的心裡上的感覺很好，所以讓案例 2 產生一種好奇，想更深入瞭解的心。「那修法以後，就想說仁波切這樣子蠻和藹可親的，就想，如果有這個緣份的話，就繼續來跟著這個仁波切走看看」(案例 3)；以及案例 14「那後來因為接觸就覺得說，上師他好像覺得那種感覺很近這樣子，很親近」。至於案例 29 則是在初次應邀參加法會，感受神奇而投入「他講到哪裡，我就觀到哪裡，清清楚楚。我覺得這個怎麼這麼神奇」，案例 29 甚至覺得仁波切是來台灣找他過去世的弟子，或是找傳承的弟子「我覺得我只是被找到而已，那種感覺啊，好奇怪喔」。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在世俗層面有所求而接觸，如案例 3 是為了求子「那這種情形之下就是為了要修一個法門，因為那時候是講說，想要有小孩嘛」。案例 4 則是因為本身在學道法和一些奇門遁甲，在某些點上無法突破，教道法的大陸老師才介紹他認識那位仁波切；也有因為親人生病而求仁波切修法的情況，「我父親生病，他那時候得了 cancer，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認識了很多仁波切」(案例 11)。此外，因為身心困頓為求解脫的有案例 22「對佛教也不了解，那個時候只覺得人生很苦，要追求解脫之道」，以及案例 28 在歷經工作上的問題，精神沒有可依靠的重心「我大概大半年的時間，我一直處在身心煎熬的情況之下」，她在那段時期到很多顯密道場，可是覺得沒有一個法師幫得上忙，「然後這個時候，一個非常勇敢的菩薩出現了，那就是堪布」(案例 28)。

由於受訪者多數是接觸過顯教的，但只有兩位是自覺顯教有不足之處轉而接觸密教的，如案例 15「那在顯宗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學習一定會感覺到說不足的地方。---然後覺得跟自己內在的心性，感覺沒辦法說有成長」；以及案例 21「我覺得說對佛法是完全信服，對它我也完全贊同，只是說我沒辦法用，沒

² 案例 6 是位老師，由於接觸佛學社團，而跟著學生們去參加灌頂，後來本身深入其中。

³ 案例 20 在初期跟著日常法師，因為他那時候剛開始還沒有僧團，所以一些信徒就跟著他到處跑。

辦法用的問題是在於缺少一個指導者」⁴。這種情況與一般認為很多人是覺得在漢傳佛教中學習不滿足才接觸藏傳佛教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當然，在漢傳佛教道場流動而沒有定下來，再接觸藏傳佛教後定下來的，很可能是因為藏傳佛教有其殊勝或吸引人的特色，這是不容懷疑的，但是這些特色不必然是這些人接觸的動機或因素，這點從上述的分析中應該是可以被理解的。

修法過程與經驗

1. 跑中心：對於一般藏傳佛教的信徒而言，修法的過程幾乎都是從跑道場的經驗出發的，而且是四大教派的中心都跑，那兒有灌頂法會，就往那兒跑，在受訪者中就有半數是經歷這個階段後才固定下來的。就如案例 1 所言「那時候我也是跟一般的學密法的人一樣，我也是會跑很多的道場」；案例 7 是在皈依貢噶老人後，由於師父不喜歡弟子亂跑道，就沒有再到任何地方去了，初期也是「白教 花教---還有紅教，都有，幾乎都有了」；案例 10 雖然是因為剛開始先生比她更好奇，常常拉著她和兒子一起去參加灌頂，但是她也覺得初學的人之所以不固定，要到處共修，也是因為自己不知道如何修持的原故，「大部分都是，有時候灌頂完，你回去，到底誰幫你灌頂。---你也不知道啊」（案例 10）；「四個教派剛開始的時候，接觸很多，太多了，沒有分教派，後來就，我來這邊之後就很單純」（案例 17）；「只是好奇，因為剛開始接觸什麼都像新鮮的」（案例 19）。在受訪者中很少跑道場的可說佔少數，其中有部分是因為早期就接觸漢籍上師，一來因為在初期其實也只有幾個漢籍上師的道場，其次漢籍上師並不鼓勵，甚至很反對弟子跑道場，因此這些信徒也就安於師父的指導。

對於跑中心的現象，很多批評者不以為然，而受訪者也有人覺得那樣跑並沒有得到什麼東西，甚至感到很迷惘，「就覺得自己不知道在做一些什麼事。---會比較迷惘，那後來就來這邊有參加固定共修，所以我就覺得蠻幸運的」（案例 17）。但受訪者都認為，剛開始並不了解，只覺得有灌頂很殊勝，「然後因此好像會有很大的那個 power 在身上」（案例 11），「在很多人的觀念就是說，你去灌頂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是一窩蜂的在灌頂」（案例 13）；然而有的受訪者認為這是必然的過程，就如同學一樣東西要先繳學費⁵，到後來碰到投緣的師父自然就定下來。甚至有受訪者認為跑道場是必要的，因為唯有跑道場才能夠接觸喇嘛，

⁴案例 21 認為在早期來的一些上師跟那些仁波切們，因為透過層層翻譯的關係，有時候會覺得好像不是那麼的直接，所以就變的很多障礙，直到碰到目前的師父為止，因為他那時候可以用中文來講解講解佛法。

⁵ 案例 30 表示「開始真的是跑，到處跑，到處跑，也繳了不少供養金，也繳了不少學費，但是，運氣好的話，你會碰到蠻投緣的師父」。

那接觸之後，才能夠認為說是不是相應的，才能確認是否值得去親近，但是案例 25 這位受訪者也認為「你不要一跑了之後，馬上就灌頂，馬上就認上師」，而是應該嘗試去觀察，所以要多跑幾個道場，不要開始就認定一個道場。他覺得「有時候值得這樣去做，然後最後再選擇定一個上師」。當然，一般接觸久了之後都會了解在跟定一位上師之後就不要再後悔，甚至不能有質疑，因為這已經是戒律的問題了。

1. 修法的經驗：在三十位受訪者中，有兩位對於修法抱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以致於還沒有正式跨入修法的階段⁶。有三位則是因為沒有時間，而很少修法或斷續的修修停停，「就是大禮拜做一做，然後可能做了一個月就沒了，然後又持咒，到後來又沒有了」（案例 11），她覺得仁波切一定認為這些弟子很不精進，但是卻不強制要求他們；而案例 13 卻覺得自己沒有機會實修，是因為福報不足，因此就是盡量佈施，在財力上護持上師。不過，大多數的中心負責人或受訪者對於修法一事還是相當認真的，雖然感覺沒有突破，卻仍不間斷。例如案例 4 覺得可能個人因緣不同，「照著儀軌這樣修練啊，練啊，---只會覺得說，這個沒辦法突破」；「沒有那樣的基礎，所以作是作的很用功，可是在我自己覺得收穫很小」（案例 22），案例 22 覺得缺乏顯教的基礎是她不能契入的原因，因此她很認真的「補修顯教的學分，然後再回過頭來作密教的功課」。受訪者中有五位學過藏文，其中三位是特地到印度的藏傳寺院跟著喇嘛學習的，案例 12 更是十幾年來在印度和台灣兩地往返，初期學藏文，在藏文有些基礎後，就在那裡跟著上師修法，案例 12 形容這段修法過程是複雜又無比辛苦的，可是支持她一直學下去的力量，「自己內心的這種轉變，以及這一股佛法給自己的這種信心」。當然，像後者就樣能夠專心一意修法的實際上是很少的，除了要具備求法的熱誠外，還需要很多外在條件的配合，這對於一個有家眷有工作的信徒而言，幾乎是可望卻不可求。

至於修法的體驗，有幾位受訪者不願意談，認為如果修法有任何體驗或感應，都只能跟師父說，即使師兄弟之間也不需要討論。案例 16 也批評現在到處講他要修法的人，實在是「太扯了」，因為修法不能說公開的講，「藏傳佛教為什麼會有密，就是師徒之間口耳相傳的那種東西。---，現在都是亂講，那個哪是密啊」。不過，除了案例 26、案例 29 和案例 30 修法過程中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感應，如看到一些瑞象、從未見面的上師示現、聽到佛號、看到滿天彩虹、甚至看到上師修法時背部放光等感應，案例 29 表示在她剛接觸時，很虔誠的修一個簡短的祈請文，就每天修的痛哭流涕「那種感覺是，超越語言文字的，對，那

⁶ 案例 16 和案例 25 都是學藏學出身，受到其老師歐陽無畏教授嚴謹的態度所影響，因此不輕易投入密法的修持部分。

是一種心的聯繫」，所以她覺得所謂師生的感應是顛撲不破的；除之外，一般受訪者都表示沒有特別的體驗，就是「讓自己能夠安心」(案例 8)；「也沒什麼覺受，但是心境上會有變化」(案例 19)；「想法上面，或是做事上面，會覺得說啊比較能夠專心」(案 17)；以及對執著會減輕，對於菩提心的認識比較深刻。

3. 修法的影響：修法所帶來的影響，受訪者都是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有些認為主要是心定下來或內心的轉變，「對心的敏銳度會比較增加。---慈悲心會比以前，會更增長」(案例 1)；「學會到說我怎麼樣，控制自己的心，來調整自己的內心」(案例 12)；「讓我開啟真正的菩提心---而且能讓我不再受痛苦的拘束」(案例 15)「讓我的心很純淨，能夠讓我人際關係更好，然後更平靜，更快樂」(案例 29)。此外，在觀念上的改變也讓一些受訪者覺得生活可以更愉快或自在。例如案例 2 就表示本身雖然不是修得很好，但是蠻受用的，「做人處事上的看法角度上，都也有見地就對了---面對、積極、樂觀、進取這樣子，不會有一種消極、抵抗、逃避這樣子」；「-對於一些無常的看法喔，比較深刻之後的話，就是會變成比較愉快，比較不會容易受到傷害啦」(案例 3)；「看事情的態度，你會覺得會是無常。---所以比較能接受那個變化」(案例 19)；或者如案例 13 所言用佛法來詮釋，「你就會對某些事情，會看更開，就是比較釋懷啦，或者是，生活我覺得會比較好過一點」。還有受訪者提到在個性上具體的改變，例如「能夠讓我時時懺悔，---明明白白知道我錯了，我錯在哪裡」(案例 9)；「我以前脾氣很壞---我逐漸也把自己的脾氣給改過來」(案例 28)，受訪者表示現在還是會生氣，但是在生氣的時候，不會像以前那樣「渾然不覺得自己生氣是理所當然的」；「很多人都說我改變啦，我以前脾氣很不好啊」(案例 30)。無論是內心的安定、知見或觀念上的轉變，甚至性格上的具體改變，修法所帶來的影響無疑都是受訪者所肯定的。

4. 個人時間與經濟的負擔：由於藏傳佛教修法一般認為在時間與經濟上都需有相當的付出，在時間上即使簡化的儀軌也至少要花半個小時；而經濟上則除了每次傳法必須供養上師外，一般都還要護持上師的各項佛行事業，如蓋廟、佛學院、閉關中心、寺院喇嘛的生活等等。在時間與經濟這樣的考量下，台灣的信徒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是樂於在經濟上佈施，卻沒有時間修法或寧願請喇嘛代為修法。這樣的現象，在三十位受訪者的經驗中，則只有部分的符合。

在個人經濟的負擔上，除了案例 1⁷和案例 12⁸在專修期間會有經濟方面的問

⁷ 案例 1 有時候會跟家裡稍微拿錢，但是有些錢是以前上班時儲蓄的。

⁸ 案例 12 在回到台灣期間，會有中心找她作翻譯，人家給她的車馬費存夠飛機票錢後，就再到印度去，十幾年來就是這樣往返兩地的修行過程。

題，以及案例 19 和案例 28 為了護持上師的閉關法會，在沒有工作的狀況下有經濟的壓力外，作為一個中心的負責人，在經濟負擔上其實比一般信徒要來得沈重，「當時會長自己的負擔，我就是要所有經費都是要自己來募款。---應該都全包」(案例 18)；「會長、誰呀，掏腰包---類似像功德主這樣子」(案例 27)；案例 9 甚至覺得這樣的情況，會長沒兩年就倒了。不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都覺得在經濟上還不成問題，有兩位受訪者單獨買下中心，案例 29 是將其二十幾年教書的錢用來買中心，她認為為一個最好的上師作這樣的付出是值得的，「那種負擔不算負擔吧！」(案例 29)。不過案例 27 則表示，如果老把會長當功德主看待，沒有多少個會長能夠這樣子長期去支持，尤其是在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而這也是案例 10 所負責的中心兩年前關閉的可能原因之一。

至於時間上的考量，像案例 18 那樣一天修法四個小時持續不間斷的例子可說很少，而且他也認為一般信徒、甚至新的信徒不可能像他這樣「享受四個多鐘頭」；在時間負荷上，覺得不成問題就算很好了。有好幾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就是盡量把自己的時間挪出來，「一般有時間就是持咒什麼就那樣」(案例 6)；「盡量每一個禮拜來共修就是了」(案例 7)；案例 13 認為會花時間，可是又因人而異，像家庭主婦或工作較自由的人，時間上的問題就比較不明顯。就像案例 11 所說的「太忙是一個很好用的理由啦」，但是她也是因為「每次上課都上到很晚，---會造成家庭的困擾。因此現在也沒有固定的一段修法時間」；案例 3 覺得以他現在的階段來講「可能就是連念咒的時間都沒有」；

案例 16 則明白表示他沒有那麼多時間，因為修法「那個也要鏗鏘空曠，還要三、四個小時」。而這也說明即使虔信如負責人的信徒，在修法的時間上都感覺有壓力的情況下，一般信徒沒有時間修法的問題將更為明顯。

5.對家人的影響：在三十位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是屬於單身狀態，因此對家人的影響較小，一般只要父母沒有強烈反對，就不會構成問題。「他們也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因為我們家人，跟台北隔很遠啦」(案例 1)；「我就是取得父親和弟弟的同意後，把工作辭掉，然後就到印度去了」(案例 12)；案例 20 表示她一畢業就到處去跑道場，「所以我媽好像她很習慣」；另外，有兩位受訪者的家人是天主教徒，案例 19 的父母相當開明，覺得宗教是自由的，「只要不是不好的就可以」；至於案例 29 信天主教的母親則相當不高興，但是案例 29 覺得這是緣份，好像只能用自由兩個字來讓彼此都得到解脫，「我媽媽他現在比較看的開吧」(案例 29)。也有兩位受訪者提到剛開始父母很反對，擔心她們會出家，所以只要不出家就好了，案例 30 表示，到後來她母親還跟她說，「其實喔，不結婚好耶，你還是好好修行喔」。

但是，對於有家眷的信徒而言，所要考量的因素可能就比較複雜，除非像案例 14 那樣「因為很自然，因為我沒有去造成家人的困擾，一定要怎樣怎樣」，因此後來可以獲得先生的支持；但是案例 11 覺得不管是修法或上課還是會對家庭造成困擾，「你在這個時候你就要做選擇了」，案例 11 認為自己並沒有那麼強烈的企圖心說這輩子要怎麼樣，但是她覺得家裡的問題要先處理，「譬如說像我們孩子要考試或什麼」。案例 28 則經常把工作之餘的時間都奉獻給道場，剛開始夫妻曾強烈爭執，後來先生雖然不再反對，但會不斷的要求她要把孩子照顧好，她覺得丈夫雖然「知見不正確」，但是「我覺得我的家人很委屈，我覺得我的家人是協助我的修行的護法人」。另外三位已婚的女性受訪者與先生一起共同修法，但最初都是先生所帶領，而且先生也都比較投入，相形之下，太太雖然較少修法的困擾，但也似乎比較居於護持的立場。

而很明顯的現象是，擔任中心負責人的男性受訪者一般都不認為有這方面的問題，而且都半會帶著太太和小孩一起參加，「一開始投入的時候，我就帶著我老婆進去，慢慢他能夠了解」（案例 3），他覺得一開始太太是因為支持他，所以會去接觸，但是他覺得因為擔任會長，在時間方面投入會比較多，初期還是要取得家人的諒解。因此，一般都覺得「家裡影響也還好啦，大概說家裡一般也都是，來接觸一下，都一樣啦。---不反對了嘛」（案例 6）。這種先生帶著家人一起去參加灌頂修法的案例就有十二個，有的先生很喜歡灌頂，還被太太笑為「灌頂班」，即使如此，太太仍然覺得先生很有興趣，就支持先生繼續投入，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何部份男性負責人反而比較能投入，並且把中心當成事業般來經營的理由。

上師的影響

1. 選擇上師：由於藏傳佛教的修法重視的是師徒之間直接的關係，因此上師的影響就顯得格外重要。一般認為，上師所給予弟子的加持力量是相當大的，因為這不僅是上師個人修証的能力，也是上師所代表的整個傳承祖師們的加持力量。由於真正在實修者受到上師的影響是如此的大，有些人一旦發現他的上師不是他想像的時候，可能就修不下去了。也因此，藏傳佛教強調弟子在選擇上師之前，或者上師在傳授弟子教法之前，需要先互相觀察三年，但是這樣的條件在目前西藏人流亡在異國的情況下都不可能具足，更何況是在台灣。因此選擇一個有清淨傳承的具德上師常常變成是一種理想，但是這個問題其實是相當複雜的，不僅是傳法者與受法者雙方的心態和條件問題，也是整個外在環境因素所促使的。

前述提到大部分的受訪者是透過親友和老師的介紹而接觸藏傳佛教的，有的是一接觸就跟定這位上師，也有人是跑過很多中心，接觸了一些喇嘛或仁波切後

才定下來的。但總之，這些受訪者目前都有認定一位上師是比較親近的根本上師，而他們是如何選擇上師，以及與上師的互動情況如何是需要了解的。

事實上，已經定下來或暫時定下來的信徒，必然是覺得目前的上師有值得跟隨學習之處，這是無庸置疑的；不過，在問及為何選定這位上師時，有不少受訪者認為這是緣份的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要多觀察，要慎選有証量的具德上師，但是至於說哪一個上師比較好，如同案例 25 所言「**也沒有一個決定的標準啦，那是在信徒個人的契機**」；案例 18 也認為這是契機的問題，「**所以說起來是算說是緣分**」(案例 18)；案例 3 覺得有人還是慎選，慎選到最後還是出問題，所以他覺得這就是因緣的問題；案例 17 也認為除了喇嘛給她的感覺很謙虛之外，她留下來是因為緣份；案例 29 則是從各種感應讓她相信「**我跟法王之間有師生的緣分**」，她相信上師跟弟子之間的那種緣份，以及上師跟弟子之間的心靈互動，要有慧眼才能觀察出來，弟子沒有慧眼的話，別人說什麼，他就跟什麼，她覺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這種隨波逐流的人；所以她覺得那是一種先天的緣份，「**那法王在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就已經發現了，我過去世，應該是他的弟子吧，那然後，我當下也領悟到，他就是我的上師，---，這一剎那就超過三年的觀察了**」⁹(案例 29)。案例 28 也有類似的感覺「**好奇怪的是，我那時候心裡頭很清楚說，這位上師他知道我的心情**」，案例 28 在心裡上總覺得她的命是這位上師救回來的，因此她發願只要是上師所做的事情，她都會盡量幫助。

當然，也有受訪者直接表示，「**我不見得很會選上師，可是我覺得我的運氣是蠻好的**」(案例 11)；案例 14 也表示跟她以前的上師「**是很自然的一個情況下，我沒有什麼所謂的選擇，就是決然那個**」，但是她覺得只要有心去注意觀察的話，其實幾次接觸大概都會有感覺，就像她另外一個親近的仁波切，「**我覺得一個修行者他真的心是很柔軟的，你可以感受他那個心的柔軟，---他在言行舉止之中，他其實就已經散發出來**」(案例 14)。所以曾經接觸過很多喇嘛，甚至中間走過一段非正統佛教的「**岐路**」之後，案例 13 覺得選上師這個階段很重要，不是每個人的運氣都那麼好，她認為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觀察，「**我想至少慈悲心啊，菩提心啊，這個一定要有，--這中間，是在言行或者是教學中，我們去體會到的**」；案例 19 也表示他是經觀察，發現前一位上師不好才離開的，「**戒律方面，還有他的傳承有問題--而且在那邊學不到什麼。---就有點像台灣民俗的...，類似乩童的那種感覺**」(案例 19)；案例 24 覺得可以觀察的其實很多，「**從他的傳法方式、他的舉止，還有他的侍者、隨行的喇嘛，去什麼，做分析**」；一般認為具德上師就是要很有証量，可以看得出來弟子的心性，然後知道怎樣來

⁹ 案例 29 表示，她也認識很多仁波切，「**認識我十幾年了，他們對我的了解，不如法王那一剎那對我的了解深，那我覺得這就夠了，他不是觀察我三年，他是觀察我好多輩子**」。

指導這個弟子，當然慈悲心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在受訪者中，有幾位特別強調如果一位上師把錢看得太重，「那這個上師應該不是很好，即使他是真的上師，也是個受污染的上師」(案例 15)；案例 29 甚至認為仁波切的人品應該要更重於証量，「財色名三點喔，就可以分辨得出來這位仁波切他人品怎麼樣，其實是人品好的話，其他的都好說」；案例 30 表示，比較具體的界定就像「第一個，他愛不愛錢，第二個，他有沒有要教，第三個，戒律清不清淨」；案例 1 明白表示，上師是影響很大的，其實有很多上師很好，可是卻不容易親近，而的上師在台灣的時間很長，更重要的是，「他有計畫性的傳法，---仁波切他所傳的這種教法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他都有翻譯，然後呢他是一個有心在台灣發展的」。事實上，案例 1 所表達的也已經多少透露出台灣藏傳佛教中心發展上的一些問題，以及台灣信徒在親近上師的盲點；因此案例 25 表示，「有時候很有名的上師，他可能會很忙，你如果親近他的話，有時候反而學不到東西。反而是一個，不見得很有名的這個上師，但是你如果跟著他，他很細心的指導你，那也許反而好」。但是很多受訪者也表示，一般信徒就是會盲目的崇拜大法師或轉世活佛，這種信徒的心態就像案例 22 所講的「我想怎麼選擇上師啊，跟我們怎麼選補習班是一樣的」，所以她認為「你要去怪這個上師不好的話，我想先怪自己，先檢查一下自己的心態，我追求什麼」(案例 22)；「他一聽到，喔，這個活佛，喔，這個仁波切，他就一窩蜂的就覺得，喔，他好像很崇拜他，---只要他有一點風吹草動，他馬上就認為他不好，他就走了」(案例 20)；案例 16 表示，很多很好的仁波切到台灣來也覺得很無耐，沒有辦法發揮，「我看過一個就是，台灣的信徒一直要他傳法、傳法，把他累死掉的」，案例 16 認為很多人跟喇嘛一見面感覺不錯，跟他談得很好，就認他當老師，一進去就五體投地隨便拜，亂給錢，說好聽是善良，實際上是「台灣民眾還笨啊，我是覺得教育還是，宗教教育還是不夠」。

2. 與上師的互動：在受訪者中，除了皈依漢籍上師的人覺得與上師溝通無礙，師徒關係很好，感情深厚，如案例 5、案例 7、案例 26 和案例 30 這幾位受訪者外；其餘皈依藏籍師父者，首先面臨的大都是語言溝通上的問題。很多受訪者都直接表示，「語言是最大的障礙」(案例 13)；「語言方面就是一個蠻大的障礙」(案例 15)；「很遺憾，語言上面因為我們有隔閡，所以常常是要透過人家翻譯」(案例 22)。案例 11 表示，其實有些仁波切和喇嘛平常溝通國語還可以，但是要用國語來傳法就不可能，所以還是一樣要透過翻譯，而翻譯人材的缺乏以及翻譯上的問題，直到目前都還是嚴重影響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發展。案例 21 表示，最初接觸到的很多仁波切都是講藏語為主，很多問出來的問題，在透過層層的翻譯後，已經不知道上師回答的是什麼了，所以有時候反而變得很多障礙，這

個問題「直到了說碰到我現在的師父為止，因為他，那時候可以用中文來講解佛法」。「我們常常碰到的是，翻譯的剛好講顛倒。--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你修法上有障礙了，你要怎麼去跟上師溝通」(案例 13)，案例 13 表示，修法上的問題一定要直接跟上師溝通，但是語言不通就不可能。另一方面也因為語言不通，傳法的上師主要就是以灌頂加持為主，「那只有灌頂是不用講話的，那能夠講的，因為透過翻譯跟他實踐的關係，他能夠講的也是簡單的幾句開示-」(案例 21)；而相對的，信徒和上師之間的互動就僅止於此，「我不會問他們什麼，我只是去接受他們的傳法灌頂」(案例 28)。

但是有三位受訪者提到，語言其實不是主要的問題，很多東西是不需要言傳的，「需要言傳的大概都已經是生活裡面很瑣碎的東西了」(案例 22)，案例 22 認為這些世俗的問題是應該自己去解決的，可是信徒卻是用這堆世俗瑣事來問傳法者¹⁰，反而有關修法的問題很少人會問，而且不知道如何問，因為真正在修持的是少數的人。案例 18 表示，「因為真正修的人才會有問題，我師父他會知道我有問題我才會去，如果沒有問題，我就不會去---，你去做才會產生問題」，但是案例 18 認為，真正有困擾師父會知道，而且「不一定要透過翻譯，因為有時候作夢也會得到解答」；案例 29 表示，「法王會用各種方式來教弟子，---有時候，法王會給他們夢中教學」，她覺得這個依靠的就是上師跟弟子之間的心靈的互動要非常的好，那就是要靠緣分了。

除了語言溝通在傳法上形成的障礙外，事實上，文化背景的不同、對文化了解認知的差異，也經常造成溝通上的障礙，以致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和爭執。「所以台灣信徒的文化背景，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喇嘛剛接觸的時候，他們會變成有很多的會錯意，傳錯情的事情」(案例 16)；「我覺得仁波切不太會，強制要求，像有人講說台灣的這些弟子，通常都會誤解仁波切的意思，---可是仁波切剛開始他們也是不會講，---後來我覺得奇怪啦---怎麼他們講法又跟仁波切現在講法又不一樣，然後我們就只好再去問仁波切，啊仁波切就說那是你們台灣的習俗」(案例 11)；諸如此類的情況相當多，案例 21 則認為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會有很多的誤解出現」，可是這個問題並非短期內可以改善，除了語言問題的改善外，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更是需要時間慢慢去澄清。

另一個與互動相關的問題是上師無法長期留住台灣，這個問題涉及層面較廣，此處暫不論列，但是由於很多上師來台的時間很短暫，往往形成傳一個法、

¹⁰ 案例 23 表示她看到「很多個弟子、信徒在問法王：「法王啊，我想說我要從這個 A 公司轉到 B 公司，好不好？」這麼簡單的問題，他也要去呢法王你幫忙打打聽，哦；我要生兒子生女兒，你看我生兒子好？生女兒好？」

灌個頂就走掉的情況，信徒也跟著趕場般的到處接受灌頂，有些中心甚至「灌頂完，法本沒有，就只有一個咒語而已」(案例 27)；案例 30 表示沒法本根本無從修起，可是師父告訴她，「他說也不能怪仁波切啊，他一年才來一次，他給你法本修出問題的話，他救不了你啊」；這或許也能說明為何台灣灌頂傳法如此頻繁，卻都只是結緣式的灌頂。當然這不是單方面的問題，有不少受訪者認為，「有的仁波切是很有心啦，但是他們有挫敗感啦。他們覺得啦，既然台灣人只想要灌頂，只想發財，不想解脫生死，不想好好修行」(案例 30)，那就來個結緣灌頂就好了；「他有心把這個法留在台灣，那來聽課的人，…少之又少」(案例 12)，案例 12 表示，有些仁波切確實很有心要作好紮根的工作，但面對這種現象也是很無奈。

小結---回到中心

上述對於藏傳佛教中心負責人或幹事的個人修法經驗分析，所反應出來的，其實並不只是傳法者與受法者雙方關係的呈現，也是前述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所隱藏的現象與問題。而由於這些受訪者都算是藏傳佛教中心的主要推動者，或對發展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也是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媒介和橋樑；因此，他們對於藏傳佛教中心的發展與問題，也應當是最能深入了解與期待解決的；對於有關藏傳佛教在台灣發展的情況與問題，對傳法者與受法者兩者的評價等，受訪的中心負責人皆提出相當中肯的看法。其中從早期即接觸到藏傳佛教的受訪者，認為台灣之所以會成立這麼多中心，大多數是信徒為了護持自己的上師在台灣發展，以及為了上師和喇嘛簽證的方便而設，幾乎都是一時的發心，而沒有想到中心長遠持續發展的問題；當然也不乏有出發點是為名為利的人。但是在初發心容易，長遠心難得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套較完善的規劃，以及上師的用心指導，會長或負責人的發心護持與推動，則中心若非停滯不前，即形同空殼。而由於有上師穩定規劃與指導的中心甚少，因此會長或台灣負責人的影響力就更顯重要。

至於在有關傳法的問題上，多數負責人認為現在依然是重視傳法灌頂，初入門的信徒求法的心態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灌頂久了之後，必然會彈性疲乏。而接觸較久的信徒，也會逐漸發覺不足之處，因此會作進一步的要求；一些較有心的上師也顧及長遠的發展而調整傳法的方式。因此，已經有些中心逐漸規劃出整套的傳法教學；但是對於大部分喇嘛的過渡心態，負責人也覺得很無奈，因為畢竟他們的根不在這裡；當然也有喇嘛已經取得台灣的居留權，也實際上作了比較紮根性的發展；然而無論如何，中心依舊各護其主各行其事，即便在未來，

合作的可能性仍然不高，而究其原因，除了理念上的不同外，經濟與資源的分配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在談到有關藏傳佛教所重視的傳承、加持，以及外傳的喇嘛具神通力的看法時，所有受訪者都強調傳承是藏傳佛教的特色，絕對是必需的，而且是修行有效與否的保證。但台灣信徒真正了解其意義的甚少，乃因台灣信徒習慣四處參加傳法灌頂，且不分教派都受，加上中心密集，很多上師都來，台灣人基本上對各教派都沒有排斥心，而所受灌頂也幾乎都屬結緣灌頂，真正深入修持者很少，在這樣的環境下，傳承的實質意義自然也就很小了。至於加持的存在與否，雖然與信心有關，然而卻是人人所希望獲得的，因此只要有機會自然是不會放棄的，就如同隨時充電一般。而喇嘛擁有神通力的傳聞也經常為藏傳佛教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但除了少數幾位受訪者肯定其上師具有神通外，大部份均認為過度強調神通會產生誤導和負作用，但也不否認信徒有這種好奇和憧憬，以及對上師有此期待的心理。

事實上，藏傳佛教由於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與漢傳佛教相當不一樣的宗教特質與弘法方式，這些特質固然吸引信眾的投入和參與，但也因為文化背景的差異，信徒本身對藏傳佛教的認識不足，以及藏傳佛教在離開西藏本土後所產生的變化和需要，使得一時之間興起的蓬勃現象下浮現了不少問題。不過問題的出現正是新興宗教團體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藏傳佛教若要在台灣深入發展，勢必得面對這些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所幸近年來我們已看到了一些改變，而這些改變應當是傳法者與受法者良性互動的具體成果吧！